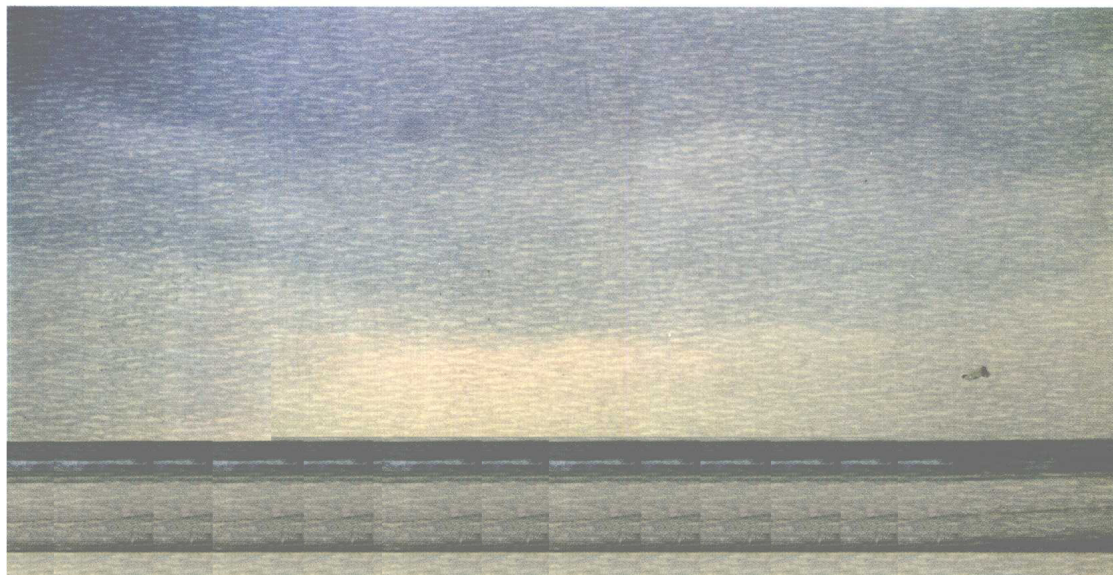


72

海里的爱恋

千喜 著



72海里，这是大陆与台湾的距离。为了拍摄一部电影，几个青年人跨过海峡走到一起，在相距72海里的远方拾起淡淡的乡愁与眷恋。谁说过，去不了的是远方，回不去的是故乡……

72

海里的爱恋

千喜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72海里的爱恋 / 千喜著.

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12.11

ISBN 978-7-5057-3092-2

I. ①7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9639号

书名	72海里的爱恋
作者	千喜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710×1000毫米 16开 14印张 164千字
版次	2013年1月第1版
印次	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092-2
定价	28.0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—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

引 子

秦奋：

我听了你的话，坐飞机选择紧邻逃生通道的位置，证件贴身放，雨伞随身带，旅行的时候不光脚穿帆布鞋，坚决不和陌生人互诉衷肠……

好吧，我承认我不够听话，你说不许去台湾，而我正在飞往台北的飞机上。

我也不想去，这么远的路途，对一个恋家宅女来说是很伤元气的，我宁愿窝在北京城哪儿也不去。但是这都得怪你，迫不及待地要拆掉我爷爷家的老胡同，以便腾出地方盖那该死的摩天大楼。可是你忘了吗？我在那条胡同里出生长大，还在那里爱上你。你怎么忍心用一座摩天大楼踩碎它？

《小王子》里面，狐狸对小王子说：我不吃面包，所以麦子对我没用，我也对麦田不感兴趣。可你有着金色的头发，如果你驯服了我，同样金色的麦田就能让我想到你，而我也会爱上掠过麦田的风声……

秦奋，你对胡同不感兴趣，是因为我还没有驯服你吗？我以为我们是相爱的呢，我以为看到胡同你会想起我，而你也会爱上胡同里的灰墙

黑瓦，爱上仰头时的一线天空。

那个叫做张伟杰的台湾导演说，《岁月神偷》在柏林影展拿奖之后，香港上环的永利街逃脱了拆迁的命运，那些红眼睛的在拆毁中狂欢的人们，刹那间回过神来，懂得品味老街里缓慢流淌的旧日时光。

我要去台湾跟张伟杰学习拍电影，试着把胡同留下来，因为很多人是在胡同里把我驯服的，看到它我会想到我的家人、邻居、童年的朋友……还有你。

Ps：你看过《小王子》吗？狐狸说的驯服其实是无法割舍的眷恋。

刘琦

2010年9月

于飞往台北的天空

目录 contents

引 子

第一章

启程：为了守候的远行 / 001

第二章

台北：像艳遇一样寂寞 / 013

第三章

眷村：殊途同归的乡愁 / 043

第四章

鹿港：家乡没有霓虹灯 / 073

第五章

台南：古城堡里的“妖精” / 103

第六章

南投：像诗经一样悠远 / 127

第七章

澎湖：野生龙舌兰之恋 / 151

第八章

花莲：初恋的空谷回声 / 173

第九章

宜兰：时间里住着永远 / 189

第十章

告别：天空深处的裂痕 / 209



|| 第一章

启程：为了守候的远行



邂逅单向街

离别的信写得很决绝，刘琦向来是语言上的巨人，行动上也同样彪悍，她用手机把这封信发到秦奋的邮箱，未等空姐宣读“关闭电子设备”那条铁的纪律，便积极主动地关了手机，担心秦奋回电话来致以电闪雷鸣般的殷切关怀。常旅客们都懂的，雷电太凶猛的话，就飞不成了。

窗外的天空蓝得令人心悸，阳光泼洒下来，透过圆角小方格的窗户漏进机舱，像审讯室里对付嫌疑犯的白炽灯，把一饼光亮烙在她的脸上，那些表达仓惶怯懦的表情纹摊开在强光下，它们背叛了她，揭穿了她，那些微表情坦白道：“我不是不怀疑拍电影真能把老街留下，我不是不担心要去投靠的那个张伟杰是个坏人，我不是不后悔了登上这班飞机……”为什么是这么绕口的句式？因为刘琦终究不愿意爽快地承认这些，她还在负隅顽抗。

张伟杰？目前为止，刘琦只与他接触过两次，他就演绎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，以这种稳定性来看，这人还真没谱。

第一次见到张伟杰是半年前。

那时刘琦和秦奋刚刚大学毕业，进入一家著名的房地产公司，他们迎来的第一个项目是参与筹划北京新地标——一座举世瞩目的摩天大楼。项目总监说：“你们真是幸运啊！这座大楼是要名垂中国建筑史的！”总监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，是这项伟大工程准备破土的地方，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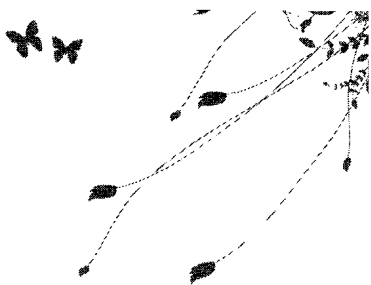
项目组接下去几年将要战斗的地方，刘琦愕然发现她爷爷家的老胡同被圈住了。总监笑逐颜开地望着刘琦：“你真是幸运中的幸运啊！这个大项目，拆迁费空前丰厚，你的户口在爷爷家吗？赶紧落进去吧。”

这是幸运中的……幸运？刘琦呆了一整天，当她恢复神志时，即抱定了做钉子户的决心，那是她出生成长的老胡同，不能就这么拆了。秦奋说：“就你这枚小钉子，钉得住吗？往好处想吧，终究是要拆的，新大楼有你自己参与设计不是很好吗？”然后，秦奋意气风发地带着刘琦一起去“单向街”看书，寻找好的设计方案。

圆明园旁边的“单向街”，是一家提供高品质书籍和免费文化沙龙的书店。店里有很多稀罕的设计书籍，对于刘琦和秦奋这两个建筑系学生来说，皆是珍馐。

单向街是小众的，因而场地也相应地精致小巧。可是北京这么庞大，小众、另类、边缘、先锋……任何凤毛麟角的标签，在北京也能轻易聚集成一大撮。于是每逢举办文化沙龙，这书店都被“小众人群”挤得满溢，充斥着静谧而倨傲的文艺腔调。那天正好赶上台湾导演张伟杰的演讲，听众尤其多，店面是狭长的，文青是稠密的，一晃神还以为自己穿越到了北京地铁一号线的某节车厢呢。

刘琦是来蹭书的，讲座与她无关，若真要扯上点联系的话，倒是台上喋喋不休的讲话和台下此起彼伏的掌声扰得她心烦意乱。刘琦坐在后排的角落里胡乱翻了几本建筑书，书页上的摩天大楼们突然间活了起来，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冷漠而凌厉的光。这些庞然大物，用脚不以为意地拨了拨，像清理脚边的枯叶和碎石一样，那一盘纵横排列的四合院就被踢散……刘琦激烈地颤了一下，像是从噩梦中挣扎着醒来。她仓惶抬头，正好碰触到讲台上张伟杰的目光。



该死，真丢脸！刘琦偷偷摸了摸眼睛、嘴角、下巴，确定在梦魇中没有什么失控的分泌物飞出来，然后故作镇定地听讲座。台上那位是个干净清爽的男子，讲话慢条斯理，据说是台湾小有名气的新锐导演，刘琦却从未听说过，或许作品太小众了吧。这次张伟杰介绍的是最新一部纪录片《我的眷村》，他的气质和语调都有些寡淡，但每次提到眷村，眼底竟然会涌动起浓稠的溺爱。刘琦没有去过台湾，对台湾文化也很冷感，甚至不哈“哼哼哈嘿”的周杰伦，但是仅仅听了一小段，她便被带入张伟杰的眷村了——青灰色调的巷陌，一家做饭整条巷子飘香，夏夜里街坊们端了小板凳聚在大槐树下纳凉闲聊，孩子们打弹珠抓知了，巴巴盼着巷口卖小吃的吆喝声……张伟杰的眷村故事竟和刘琦童年的胡同时光是同一幅景象。

眷村是台湾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产物，1949 年起到 60 年代，战败的国民党军人和眷属被迫迁徙到台湾，他们草草地用竹片和石灰泥巴搭建起临时的居所，因陋就简地开始了异乡生活。抱着“一年准备，两年反攻，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”的信念，他们一心盼着离开台湾，却未曾料到这个暂时落脚的简陋眷村，竟成了他们永远的家。

台下有人问：“张导，听说你原本在筹备别的电影，怎么突然改成了眷村题材？”

张伟杰说：“是的，很突然，我出生的眷村——四四南村要被拆迁，虽然舍不得，我却能够接受，泥巴糊的陋室住了六十多年，也该寿终正寝了。可是有个加拿大人史康迪不接受，他四处奔走，以惊人的毅力要求当局保留四四南村。我感到惭愧极了，保留台湾的集体记忆竟要靠一个外国人？眷村是我的娘胎，我必须为它做点什么。《岁月神偷》在柏林影展拿奖之后，香港上环的永利街逃脱了拆迁的命运，那是寸土

寸金的上环仅有的老街区，没有车道，保留着 60 年代的建筑风貌和社会习俗。于是我就为我的眷村拍了这部电影，第一次迫切地想要得奖，以为有一线希望把四四南村保留下来……”

“要是北京城也有这样一部电影多好啊。”刘琦叹了口气。

“北京？都拍滥了，胶片连起来可绕地球两圈。”秦奋随口搭话道，继续埋头看书，脑海里勾勒着摩天大楼的辉煌蓝图。

是的，关于北京，有红彤彤的史诗巨制，讴歌伟大首都时义正词严，不容犹疑；还有酸溜溜的地下电影，泄露出流浪北京的无奈，或格格不入的嫉恨。看完这些励志类的北京纪录片，不但不会想要珍惜一条老胡同，反倒会肾上腺素汹涌，愈发鼓足干劲，除旧迎新，多快好省搞建设！



“还有哪位朋友提问？”主持人举起一个蓬蓬头的小玩偶说，“所有提问的朋友都能得到一个‘台妹娃娃’作纪念，这是台湾的小明星哦。张导演最近发起了一个台湾环岛活动，娃娃是代言人，欢迎大家到台湾去玩。”

刘琦突然站了起来，突然到把自己都吓了一跳，她的问题更是唐突：“拍一部电影要多少钱啊？”



“惹”与“酱”

这个简单粗暴的问题，让在场的文艺青年们齐刷刷地撇了撇嘴，要是在单向街安装一台收集脑电波的机器，此刻捕捉到最多的信号一定是：俗！

秦奋仰着脖子，诧异地望着身边突兀耸立的刘琦：怎么突然要拍电影了？毫无征兆啊。

张伟杰一看，是那个听讲座听到发噩梦的女孩啊。他刚才还忍不住为此沮丧了一下呢，自己演讲有这么不堪吗？现在她对电影表现出如此直白的兴趣，张伟杰欣喜极了，问：“你想拍什么样的？”

刘琦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随便问问。”

张伟杰迷惑了，他见过很多这样的年轻人，各种玩票——有些姿色的想要拍电影展现魅力，有点头脑的想要拍电影展现才情，眼前这个女孩是要玩哪一票呢？

“那就几千块钱吧，买一个小DV随便拍拍。”张伟杰回答道。用一句“随便拍拍”对仗了刘琦的“随便问问”。

刘琦觉得不妥，问：“小DV随便拍的能得奖吗？”

张伟杰暗想：玩个票而已，还这么志存高远呢！然而他继续保持着彬彬有礼的微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只懂拍电影，不懂得奖。”

刘琦还想追问些什么，却被秦奋拽了拽手腕，催促她坐下。秦奋只觉得脸上一阵躁热，他听到了张伟杰话中的讽刺，并且觉得那些敏锐的

文艺青年们也听出来了，要不然他们的嘴角怎么又齐刷刷地一撇，形成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？看似风平浪静的会场里，暗涌着一波大规模的嘲笑。

张伟杰的助理穿过层层人群走到刘琦面前，送上台妹娃娃，刘琦刚要接，却被秦奋一把拖住往门外走，她就这样和台妹娃娃无缘对面手难牵了。刘琦粘连着脚步，着急地喊：“怎么了？我还没领娃娃呢！”

秦奋在门口的小院子里停下，一脸严肃地说：“笨！没看出来他们在嘲笑你吗？”

刘琦一头雾水，回忆着刚才的场景，却只记得张伟杰友善的微笑。

“嘴唇向左边撩起，那是假笑，74%的真实感受体现在右脸。”秦奋提醒道。他从农村到县城读书再到大城市，一路走来领略过各式各样的冷嘲热讽，对于微表情敏感极了，哪怕是1/25秒的皱眉，他也能察觉到。可是要让刘琦回忆那一丝肉眼难辨的讥笑，就太难了，她本来就是那个粗枝大叶的人。



秦奋问：“怎么突然对拍电影感兴趣了？”

刘琦说：“如果北京也有一部《岁月神偷》或者《我的眷村》，是不是很多老街都能逃离拆迁的命运？”刘琦语气有些犹疑，眼睛里却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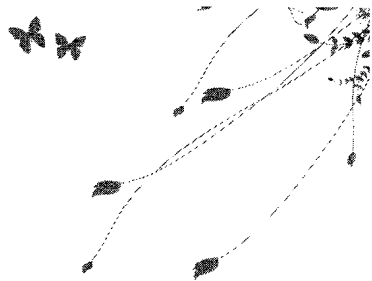
秦奋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：“为什么不拆迁？旧街区居住条件、卫生、治安都成问题，拆掉它们，重新规划现代化的大楼，再好不过了。”

刘琦说：“可是我们北京不需要一座大楼，北京已经有很多大楼了。”

秦奋说：“北京也有很多胡同啊。”

刘琦说：“可是每个北京人都只有一条胡同，他们不能离开自己的那条胡同。离开了去哪儿呢？”

秦奋说：“去大楼啊，我们为他们修了大楼。”



刘琦歪起脑袋望着他，又说：“可是北京人不需要大楼。”

秦奋差点被这个无限死循环的对话气笑了，沟通成本真高啊，他以前怎么会觉得刘琦这种捣糨糊人格很可爱呢？

秦奋换了个线路循循善诱：“宝贝，可是我需要。我要设计大楼才能挣到钱，才能买房子，才能有个窝，才能娶你。”

连续用了四个“才能”，是四层嵌套的必要条件吗？刘琦抿着嘴不说话，细细地梳理着这其中的逻辑。

“所以，想想我们的未来，我们需要修建不止一座大楼，需要修很多很多。”秦奋说到未来，目光变得悠远，仿佛看到了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疯长，生生不息，无穷尽也。

刘琦心里弥漫上来一片悲凉：“你是说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我得拆了爷爷家的房子？喂，那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啊……”她突然提高了声音，坚定地说：“不行，我要拍电影！”

秦奋愕然地瞪着刘琦：“你能不捣糨糊吗？拍电影和旧城拆迁没有必然联系！那个张伟杰拍了《我的眷村》，眷村还不是照拆不误？”

刘琦执拗地坚持着：“至少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了啊，他给眷村留下一部电影，眷村也就不至于彻底地烟消云散。”

秦奋不以为然地“噤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是因为他没得奖，给自己找台阶呢，台湾人最虚伪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张伟杰演讲结束正好离开，路过小院时，秦奋尖刻的评语迎面袭来，张伟杰怔了一下，假装没有看见刘琦和秦奋，硬着脖子走了过去，害怕脸微微一侧，场面便变得尴尬。助理小姐以零碎而慌乱的小跑追赶着张伟杰大步流星脚步，仓惶间跌落一个纸袋，台妹娃娃散

了一地。她在地上的两把，把娃娃们塞回袋子，赶紧追上张伟杰。

一个娃娃落在了花盆后面，像在和大家玩捉迷藏，咧着嘴开心地笑，还不知自己已经被姐妹们丢下了。刘琦捡起来，招呼道：“张导演，等一下！”谁知张伟杰加速钻进汽车绝尘而去，敏捷得像《色戒》里躲避枪击的易先生。

“看吧，多傲慢！”秦奋高声说，像在审判。

此刻，张伟杰的车已经不见踪影了。明明听见刘琦在叫他，却走得更急了，敢情在防御狂热粉丝呢！刘琦看着台妹娃娃笑盈盈的双眼，莫名火大：“都是为了你，你还敢笑？”她尖起手指在娃娃的屁股上拧了一把，忿忿地说：“台湾人，拽个屁啊！你拿自己当根葱，我还不拿你蘸酱呢！”